

# 纸香墨色里的“胡魁章”

言 洋

铺一尺雪白生宣,摆一方古朴石砚,临水照花,姿态端庄地临摹一幅隽永秀美的小楷;或逸兴横飞,笔走龙蛇,酣畅淋漓地挥就一幅狂草飞白。风花雪月的背后,可曾有人留意到,这桌前的一尺宣纸、一方砚台、一支毛笔,拥有着怎样的历史,凝结着怎样的故事?

## 北派狼毫的代表

1823年,浙江人胡魁章带着2000银元从家乡湖州来到当时的奉天(今辽宁沈阳),在四平街悦来客栈胡同开设了一家笔庄,取名“胡魁章笔庄”,从此开启了一段纸香墨色里的百年传奇。

胡魁章为人诚信严谨,并深谙经营之道。他对毛笔质量的要求十分严格,凡是达不到“四德”(尖、圆、齐、健)标准的毛笔,一律不得销售。“尖”,指笔头粘起来后尖锐有锋;“圆”,指笔头的轮廓浑圆有形;“齐”,指笔毛散开后要平齐;“健”,是笔的弹性好,变形后能迅速恢复原样。这“四德”也成为笔庄百年来始终坚守的传统。

胡魁章毛笔与“湖笔”虽有渊源,但在选料、做法上却独树一帜。南方制笔多选用禽畜之毛,阴柔有余而刚健不足;而北方的黄鼠狼、狐狸、灰鼠等动物因为冬季抗寒,毫毛粗长丰厚,制成的毛笔劲力十足。发现这一点的胡魁章不惜重金收购黑龙江大草甸、大山丘特有的上等黄鼠狼尾毛作为原料,笔庄出产的狼毫笔也因此闻名天下,成为北派狼毫的代表。

胡魁章制笔采用的是三国时代《笔经》所载的古法,添加苘麻为辅料。启功先生说“自古无麻不成笔”,指的就是这种技艺。苘麻是一种植物,茎秆纤维千年不腐,用它做笔的骨架,蓄墨量大、吐墨均匀,远非现在一般的化学纤维所能比。然而处理苘麻非常麻烦,需要水泡、梳理、捺麻等工序,费时费力,所以当时胡魁章笔庄的产量不高,每天只能做出10支左右。

凭借着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制笔工艺,胡魁章毛笔的名号很快打响,远播四方。鼎盛时期,胡魁章笔庄北京分号与荣宝斋、戴月轩并街而立。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胡魁章笔庄的黄金时代,每月能销售几千支笔。1998年企业转制后,由于传统经营模式的限制,笔庄的生意每况愈下,门店也辗转搬迁,甚至缩小到了10多个



李世美师傅在挑选制作好的笔毛 姜冰摄

平方米。制笔师傅年纪大的退休了,年纪小的改行了,走了一批又一批,最后只剩下3个人。

## 沉默坚守

李世美、张国茹、齐满良是笔庄里硕果仅存的三位“元老”。齐满良是材料员,李世美和张国茹是制笔师傅。

毛笔是风雅之物,但制作过程却全无挥毫泼墨的诗情画意,繁琐、枯燥、沉闷,上百道工序下来,没有耐心的人是坐不住的。毛笔的制作过程分水盆、干作两大类,一般人只能单学一项,由两人分工合作,才能制成一支笔。

李世美做的是“水盆”,先将原料毛连皮浸泡到水盆里,然后根据毫毛的长短粗细,用牛角梳细细梳理。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把不合格的杂毛剔除,然后再分类排齐,做成一撮撮笔头的雏形。因整个工序大部分都是在在水里完成,李世美的双手被水泡得肿胀发白,最难熬的是冬天,手上不知冻出了多少口子。

经由“水盆”工艺做出的笔头雏形便交给张国茹,进行“干作”加工。“干作”工艺里最关键的工序是择笔和挂尖。择笔又叫齐笔,是用工具刀把毛锋不好的毫毛剔除,要求下刀力道精准;挂尖则要对着笔尖进行反复整理。这两项工序极考验师傅的细心和功夫。张国茹坐在案桌旁,唯一的照明是桌上的一盏台灯。她把笔头揉成

一个扇面,借着光检视着细得几乎透明的毫毛,准确而娴熟地用刀剔除一根根残次的毫毛。

从学徒到现在,李世美和张国茹已经在笔庄工作了30年。不管是生意兴隆,还是惨淡经营,她们都一直默默地坐在案头,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波澜不惊的目光里沉淀着手艺人特有的专注。“我们做事就是本本分分,挣得不多,却从未想过不干。很多当年一起来学徒的,都陆续离开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徒弟能坚持学完手艺,但我们要一直坚持下去。”已经年近六旬的张国茹眼神越来越差,如今做起来不免有些吃力。

2007年,胡魁章制笔工艺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位师傅也成了代表性传承人。但她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最后的传承人。

## “抢救”老字号

保守的经营模式、单一的销售渠道、高涨的原料价格、有限的生产规模等一系列问题,让笔庄的经营步履维艰。这时,朱晓宇出现了。

对胡魁章笔庄,朱晓宇有着不一般的感情。他从小就喜欢毛笔,是笔庄的常客,在学习书法的几十年中,用的几乎都是胡魁章毛笔。甚至,他还曾经跟张国茹学过一段时间制笔。“制笔技术发展到今天,很多制造商采取了半机械化的手段,胡魁章却一直坚持全手工古

法制作。”为了不让这门手艺消失,2012年朱晓宇说服了笔庄的7个股东,把抢救老字号的责任扛到了自己的肩上。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晓宇的第一把火就是改善制笔师傅们的工作条件。原来的作坊狭小逼仄,朱晓宇租了一套宽敞明亮的三室两厅。接着,朱晓宇查阅文献,挖掘古法制笔的文化内涵,研发新产品,采购原料,搞宣传推广,到外地“取经”……整个人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了解胡魁章毛笔的价值。”朱晓宇认为,顾客一旦了解到师傅们纯手工制作毛笔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不会嫌笔贵了;如果师傅们的薪资与付出的劳动成正比,也不会愁没徒弟传承老手艺。只要形成良性循环,笔庄就能经营下去,这门手艺也就保住了。在他的努力下,笔庄的营业额翻了好几番,连两位制笔师傅都感慨:“这么多年又看到亮儿了!”

胡魁章的复兴还是要寄托在传承上。如今,笔庄已经招募了盛启泽等4名年轻的学徒,都是书法专业的研究生,有想法有热情,愿意沉下心来将古法手工制笔发扬光大。另外,朱晓宇在辽阳物色了一个小县城,跟当地谈合作,让村民在农闲时制笔,再由笔庄回收,每月给予一定的补贴。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胡魁章”三个字就能重现昔日的荣光。

## 讲述

留青竹刻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秉方珍藏着一只量米用的小竹筒,筒上刻有“二两”字样。这是徐秉方的竹刻处女作,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熏染,如今这只竹筒通体呈绿色,它记录着徐秉方竹刻技艺的成长历程,承载着儿时艰辛生活的点滴记忆。徐秉方时不时地会把这只竹筒拿出来把玩一番,为的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选择竹刻技艺的初衷。

生活中的徐秉方外表瘦弱,谦逊少言,但一聊起留青竹刻以及过往的那些人和事,就会感觉到他的骨子里有一股倔强执著的秉性;犹如竹一般,虚心劲节,坚韧不屈。正是有了这股韧性,在生活最为困难的时候,他挺了过来,在竹刻艺术不为世人所赏识的时候,他坚持了下来。

## 父亲领进艺术之门

徐秉方的父亲徐素白是江苏常州留青竹刻的杰出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江浙沪一代享有盛誉。在当时,竹刻只是文人雅玩,并不被社会大众所赏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市场,竹刻作品难以卖出高价,虽为一代竹刻大师也并不能让常州农村的妻儿过上富足的生活。饿,是徐秉方弟兄五个少年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徐素白对几



徐秉方在雕刻

# 在刀刻中挥洒水墨情怀

——访留青竹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秉方

姚付祥

的作品自然独一无二,件件精致。

## 与王世襄先生结缘

1977年,徐秉方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打开来看,原来是著名学者、文物鉴赏家王世襄先生寄给他的,说是在编一本竹刻艺术的书,希望徐秉方提供一些常州留青竹刻方面的资料。当时徐秉方手中恰好有父亲生前整理的一套竹刻拓印稿,就整理了一部分资料寄给王先生。之后二人书信联系,交往不断。徐秉方说,他退休时,从工作室整理出王先生的来信有150余封。

徐秉方去北京看望王世襄先生时,王先生不仅亲自去菜市场买菜、下厨,热情地在家招待他,还带他去北京故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观赏竹刻精品。此外,王世襄还把美籍华人翁万戈等好友介绍给徐秉方,他们均给予徐秉方以极大的帮助。1986年10月,在美国华美协进社建社六十周年的庆典上,社长翁万戈为华人建筑家贝聿铭授奖,奖品即为翁万戈特邀徐秉方刻制的贝氏竹刻肖像。

谈话中徐秉方反复提到“一定要多看好东西”,这令笔者印象深刻。也许正是有了良师益友的帮助与点拨,徐秉方才看到了许多“好东西”,眼界才更为开阔,才能出手不凡。

## 刀刻中之见山水

也许是因为习惯了少年时代清贫的日子,对于物质生活徐秉方几乎没有过高的要求,不抽烟,不喝酒,粗茶淡饭,粗布素衣。他把精力都放在了对竹刻艺术的执著追求上,从不满足,永无止境。或许是因为偏于内向的性格,他也不擅与官员、商人打交道。没有了身外之累,他反而能集中精力在竹刻的艺

术之路上孜孜以求,一路追寻,把内心的艺术之境和精神追求,外化于竹刻作品之上,使得他的作品与众不同,打上鲜明独特的艺术烙印。

很多民间手工艺,往往都是借助名人的书画作品或摄影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尽管技艺精湛,几可乱真,但终究不是原创,从看不到艺人自己的创作思想和情感流露,不得不说是一种欠缺和遗憾。而徐秉方的竹刻作品,特别是后期的作品,基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山水也好,花鸟也罢,他用水墨一笔一画亲自画于竹片之上,再操刀精雕细刻。这跟徐秉方年轻时打下的书画功底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笔者与徐秉方聊天的过程中,他的老伴不断从卧室内拿出一件件竹刻、牙刻、篆刻精品,放在笔者面前,很快放满了一茶几,让笔者目不暇接。徐秉方的竹刻山水作品以黄山松云题材居多。万千气象,尽收盈尺之间。近山挺拔,凸显刚毅精神;远山飘渺,极具浪漫神韵。近山远山之间,是云雾世界,或浓或淡,或疏或密,在山间松间缭绕,奔涌不息,扑面而来。

徐秉方的作品受宋元书画影响颇深,具有浓郁的书卷文人气息。如果说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传统书画韵味,但作品中的一树一石,一花一草却处处显现出鲜明的金石功夫,说他的作品是刀刻之作,但放眼望去,作品中又满含浓浓的水墨情趣。他以刀当笔,以竹代纸,尽情挥洒自己心中的艺术气象。

访谈快结束时,徐秉方拿出一件扇面来,说是送给笔者留念。我打开一看,扇面上是他的书法作品,题写的是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用这首诗作为徐秉方的人生写照,恐怕再贴切不过了。

## 声音

# 整体性保护赣南客家文化遗产

康诗俊

2013年1月,“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江西省赣州市正式设立。该保护区是在赣州市辖区内以保护非遗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客家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而设立的特定区域。在保护区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发现对区域内的文化遗产实行整体性保护的必要性,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工作实践中,要处理好客家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和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在保护实验区的工作实践中,应本着为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而积极合作,大力宣传保护客家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客家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要有一种善于从民众出发、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以人为本的精神。保护过程中应注意倾听创造者和传承者不同的声音,切实考虑他们的主体性、现实境遇和要求,合理地协调商业立场、政府立场、学术立场与民众立场的利益诉求,真正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变成一项发自民众而又服务于民众的事业。

在空间跨度上,应全面考虑客家文化遗产的历史、当前和未来发展之间的联系。保护一项宝贵的客家文化遗产,只有厘清其历史渊源、来龙去脉、发展趋势等,才能有的放矢地保护、弘扬。如果是仅仅抓住客家文化遗产的历史(或当前)的一两个闪光点或精彩片段,就容易断章取义,忽略了其文化样式的丰富多彩、发展的千变万化。在实际保护中,我们不能只注重客家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态,以为客家文化遗产的“过去”就是最合理的存在,忽视甚至歧视其现实状态和未来发展,割裂了它的发展和流变,人为地将还在生活着的客家文化遗产“化石化”。

在空间跨度上,保护区建设不但要正确区分核心区、辐射区和支撑区,还要正确处理这三个区域之间的关系,在保护方式、措施及力量上有所区别和联系。一般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总体规划、设计和建设,当从核心区入手,逐步向辐射区展开,进而影响到支撑区。核心区要优先发展、重点突破,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丰富集中的优势,发挥特色文化的引领和聚集作用,推动文化资源与资本、人才、策划、管理等市场要素更紧密地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其成为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标志,成为当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最大亮点。辐射区往往是核心区特色文化最先传播到的区域,也是核心区特色文化的主要辐射影响区域,需要维护区域传统生活形态和文化氛围,坚决杜绝大量搬迁原住民村落、

破坏文化生态的建设行为发生,积极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支撑区是保护区的广阔腹地,是保护区形成发展过程中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区和文化涵化带,应以支撑地域文化生态环境系统的相关要素为主,保护山地农林等自然生态环境,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弘扬保护中,正确处理客家文化遗产的所属地区、特定民族的关系。客家文化以客家方言为重要标志,以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多彩的民俗事项、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南方丘陵山区特有的生产方式等为特征,以赣南、闽西、粤东为基本传承地域,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为社会广泛认同。客家文化遗产尤其是口头文化遗产,具有广泛性和共享性特点。例如,喷呐艺术、采茶戏等艺术形式,唱山歌、赛龙舟等习俗,都是为多个族群所拥有和传承。我们对客家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成为特定群体对某种共享的无形文化遗产的独占,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保护行为不应成为剥夺和排斥其他地方、其他群体同型文化享用的借口。在保护上应做到跨群体、跨地区、跨民族的有效统一,使保护客家文化成为共创、共享该文化的各群体、各地区、各民族共同权益与责任。

## 各地

# 河北非遗衍生品设计推广评选活动启动

本报讯(实习记者杨国勇)为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非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河北省文化厅近日启动了首届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设计推广评选活动。

此次评选活动将围绕非遗的创意设计、生产制作、宣传推广等环节,分别评选出非遗优秀衍生品的精品奖(针对创作作品)、创新奖(针对致力于非遗传承和创新发展

的非遗衍生品设计推广作品)、推广奖(针对致力于非遗衍生品的宣传、销售、推广的社会有关组织、单位的领军人物)。此次活动的获奖作品将在第八届河北省民俗文化节期间进行主题展览。此外,主办方还将举办非遗衍生品创意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获奖作者(单位)代表等就非遗衍生品的创意开发、生产性保护、宣传推广等主题进行研讨。



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人们用“宝鸟尔”来称呼很受喜爱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民间音乐吟游艺人。“宝鸟尔”身着色彩鲜艳的服装,使用独特的手工作器,或独自吟唱,或为人表演,将传统神话与音乐相结合,吟唱日常生活中人类每一种细微的情感。“宝鸟尔”音乐还曾对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的诗歌与歌曲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如今,一些“宝鸟尔”有机会通过参加音乐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印度向世界介绍这种传统艺术。

图为3月6日,在小城圣迪尼克,52岁的“宝鸟尔”泰伦·基亚帕迪唱边走,身后跟了一群喜爱他歌声的孩子。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